

戴傳賢的一生 (二)

王成聖

天才報人筆挾風雷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庚戌二月，瑞澂升任湖廣總督。一位護印的藩司，故意在大衆廣庭間召見戴傳賢，盛氣凌人的說：

「你就是戴良弼嗎？須知我可不是瑞華帥啊！」

瑞澂，字華儒。這位藩司的言下之意，是說他將不會像瑞澂那樣的優容戴傳賢。「士可殺，不可辱」，藩司出語無狀，戴傳賢拂袖便走。當天，他便搬出了撫署地方自治研究所。

二月十六(陰曆)，瑞澂離蘇赴鄂就任，戴傳賢也到閩門車站去送行，然後再搭火車到南京走走。等車需要一個鐘頭，他便在候車室裏小坐，翻閱一冊夏目漱石著的：「文字評論」，鄰座的一位老先生，忽然叫他的傭人，泡了一杯清茶送給戴傳賢。戴傳賢非常感謝。便上前叩詢老先生的籍貫姓氏，欣然獲悉是吳興同鄉前輩鈕耕蓀，也是搭車到南京去的。於是一老一小，同車而行，到了南京，便就匆匆揖別了。

兩天後，戴傳賢從南京回到蘇州，在中正街上漫步。居然又遇見了鈕耕蓀，兩人不禁驚喜交集，都認爲這是一段奇緣。相談之間，鈕耕蓀盛讚戴傳賢的言論風采，認爲他將來必定是國之大器，又問明白了他還沒有訂親，便順口而說：

「嗯，將來我可能在親戚之中，給你談一門好親事。」

戴傳賢以爲鈕耕蓀不過隨口說說而已，聽後也不在意。可是，別後二日，便收到鈕耕蓀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信中有謂：

「與爲戚家執柯，毋寧爲族黨讓配。有女姪在滬執教鞭，子能來，當爲主之。」

戴傳賢獲信，真是喜從天降，他當天便去上海，在一家旅館裏見到了鈕耕蓀。正好鈕耕蓀的姪女鈕有恆，也去看他的叔父。於是相親，議婚，一言而定。

從蘇州遷往上海，起先任職於上海日報社，這是我國革命報人，新聞界前輩戴傳賢，獻身新聞事業之始。不久，天鐸報徵聘各省新聞編輯員，月薪三十元。戴傳賢前往應徵，由社長陳吧懷

(訓正，筆名玄嬰、天嬰、無邪。係故國府委員陳布雷的長兄)主試，限一小時交卷。戴傳賢被錄取以後，兢兢業業，夙夜不懈，將全部心力貫注於編輯工作上。由而獲得陳吧懷的激賞，一兩個月後，便升任他爲總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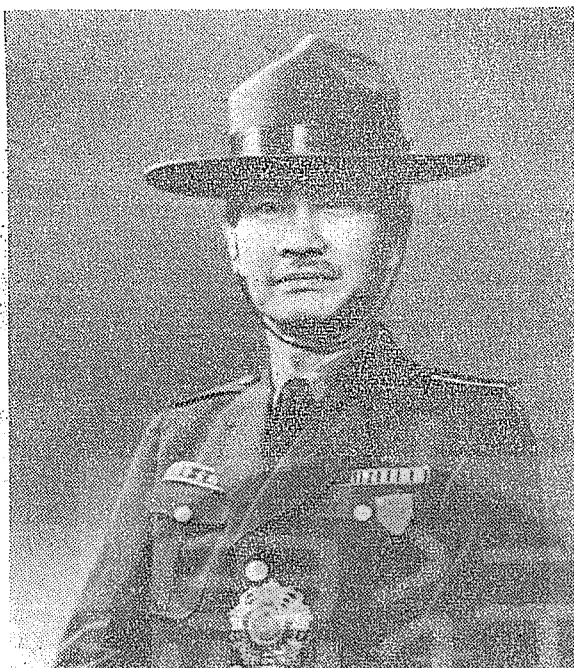
在當年的新聞從業員中，戴傳賢不僅才氣縱橫，筆挾風雷。而且他興趣濃厚，全神貫注，因此有人譽他爲經營報業的天才。從他加入天鐸報起，便以「天仇」爲筆名，經常發表詞鋒犀利，言論激越的社評，帶有莫大的煽動力，極受讀者的歡迎與重視。天仇之名，不脛而走，未幾便名滿天下，蔚爲權威的主筆。于右任在上海辦民呼報、民吁報，禮聘戴傳賢撰稿，使他又成爲民呼報、民吁報的一支生力軍。

大革命的浪潮，正在中國由暗滋潛長，演進到怒潮澎湃，一發不可遏止。戴傳賢夙具革命思想，自然而然的由報人而革命報人，而革命巨子，深爲清廷清吏，和反革命份子所嫉視。宣統三年(一九一〇)辛亥春，戴傳賢和鈕有恆在上海完成嘉禮，婚後未幾，由於觸犯當軸之忌，天鐸

報文字獄起，清廷指名逮捕戴傳賢，幸獲上海會審公堂法官關炯之暗中協助，使他在差役到達以前逃脫，登輪直駛長崎。

入同盟會揚威關外

在長崎住了兩個星期，戴傳賢又潛回上海，清廷既通緝有案，上海便無法立足。戴傳賢便孑然一身到吳興，匿居於雲巢山道觀，然後方由雷



戴傳賢戎裝照，祇此一幀，不過圖中所着的是童子軍服，戴氏生前於中國童子軍之創設，致力頗多，曾為中國童子軍總會會長。

昭信（鐵崖）介紹，遠渡重洋，到南洋檳榔嶼，担任光華報的總編輯。自此他藉光華報的園地，全力鼓吹革命。就在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前夕，戴傳賢由黃金慶主盟，雷昭信、陳新政介紹，在檳榔嶼加入了同盟會。

戴傳賢加入同盟會的時期，雖然比一般開國初期的革命先進略遲。然而，他是天生的革命報人，也是天生的革命黨員。辛亥革命，他可以說是無役不與，無役不勇猛急進，

身先士卒。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檳榔嶼，戴傳賢立刻回國，由上海趕到武漢，一位文弱書生，竟然衝到革命軍的最前鋒，參加攻佔招商局的一仗，縱火焚毀了招商局的川土貨棧。然後，他又回到上海，參加陰曆九月十三，民軍攻打江南製造局，光復上海一役。在那一次驚險萬分的戰役裏，戴傳賢和鈕永建，親率民軍，衝鋒陷陣，建立了很大的功勞。

上海光復推舉滬督，陳英士和鈕永建俱為民軍同志所擁戴，戴傳賢也曾斡旋其間，勸鈕永建率部光復松江，擁陳英士總領東南軍政。與此同時，他又和周浩在上海創辦「民權報」，作革命軍的唇舌。當東北清軍協統（旅長）藍天蔚在瀋陽起義，被推舉

為奉天民軍臨時關東大都督，不幸遭受清吏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壓迫，倉皇出走，退到上海。戴傳賢馬上就前往協助藍天蔚，代他聯絡上海方面的革命領袖陳英士、張人傑、黃復生。益以來自各地的革命同志蔣春山、商震、李培基、程起陸、彭漢懷、祁耿寰，兼及來自東北的寧武、朱霽青等，在上海繼續進行光復東北。

中華民國前一年（一九一一）十二月二十五日（陰曆十一月初六），孫中山先生自歐洲返抵上海，戴傳賢方以同盟會員及記者身份，首次晉見。隨侍 孫中山先生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戴傳賢為求儘速光復東北，入關南下，直搗北京，更一馬當先，附輪北上，直駛大連，住在西通二丁目四十一番地蔣春山的家裏，籌劃起兵舉事。這裏錄下極珍貴的一項革命文獻，是即辛亥那年，戴傳賢在大連寫給陳英士的一封信，說明了他赴東北舉義的動機、宗旨、計劃，以及進行的情形：

「英士同志大人鈞鑒：敬啟者：滿洲為北方頭項，亦為滿奴逋逃之所。邇者，南方北伐隊旦夕將出，然而就勢與地論之，則以南伐北，殊非易事。若先一舉而鋤其發源之地，則援助無人，逋逃無處，南軍一臨，唯有束手歸罪而已。同人等有鑒於此，所以不顧利害，而盡力於此輩爾之區。

「藍君秀豪（天蔚）在滬，一切情形想已詳細面達，此間惟俟藍君所籌軍艦一到，即便全部響應，直取奉天！成敗雖不可逆料，亦惟盡心力而為之耳。

「茲有懇者，此間商會，頗有籌款餘地，惟非以勢力、名譽二者動之不可。求尊處出照會一通，一大連商務總會，一大連西岡子商會，告以民軍情形，及籌款之不能不假手於商會原因，並提明東省民軍，以藍君為主。此層辦法，前已函致張君靜江（人傑）、藍君秀豪、黃君復生，囑其代達此意。然既屬同志，想自無分彼此。閣下素稱毅俠，區區之事定能賜允。」

「此間辦事，除藍君秀豪都督外，即弟等分任各部事宜。若尊處有調查等事，或派人來東，均請先行通知敝機關部，以便接洽一切。軍務勞神，諸希珍重。恭頌

義安！鶴候
敬示。

弟 蔣政源

戴傳賢

商 震

同拜啓 十六日

再者：關外民軍駐滬機關，係靜江及復生二兄担任一切，若有必要時，請就近與二兄接洽可也。」

文弱書生拔槍相向

由這一封珍貴的歷史信件，可以窺知：一、東北起義失敗後，第二次再舉，係由戴傳賢在大連就近主持。二、當時主其事的其他主要人物：

藍天蔚、張人傑、黃復生都在上海。三、戴傳賢在辛亥之秋方始加入同盟會，同年冬他便担負起這麼艱鉅的任務，如此重大的職責。四、武昌起義後，戴傳賢由檳榔嶼而上海，而武漢，而上海

，而大連。幾於無役不從，甚且每每跑在其他同志的前面。五、以信中的見解而言，他不但能文，甚且知兵，不愧為文武兼資。六、以一個年方二十二歲，只會說四川話和日語的文弱青年，竟能遠赴冰天雪地的東北，領導東北民軍舉義，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識與勇氣。

東北二次舉義，由於戴傳賢的悉心策劃，進行得有聲有色，轟轟烈烈。就由於上錄戴傳賢致陳英士的那一封信為藍圖，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總統後，便令派藍天蔚為關外部督，命其率師北伐，直取奉天。藍天蔚委任戴傳賢為交通部長，他本人在陳英士的大力支援之下，建立了一支革命軍部隊。包括海容、海珍、南珍三艦，配以三艘運兵商輪。統率許崇智的閩軍一部，劉基炎的滬軍一部，還有上海商團、十字軍、學生軍等革命隊伍，自上海啟碇，直航大連。

海陸合擊，氣勢如虹。當藍天蔚的北伐軍經過山東烟台，藍天蔚便下令進攻，他想拿下烟台來作為一處據點。當時烟台已有王傳炯組成軍政分府，他迎入藍天蔚的大軍，使藍天蔚又吸收了山東境內的革命部隊，山東都督胡瑛、山東民軍總司令連成基，全都納入了藍天蔚的指揮系統。戴傳賢獲知藍天蔚先生在烟台站定了腳根，他便與關外民軍總司令商震，從大連附輪跨海，也趕到了烟台來。

藍天蔚在烟台軍容壯盛，勢力丕振，革命軍越聚越多，所欠缺的是槍械與軍火。於是，陳英士便命劉基炎押運一大批械彈，交給在烟台的藍天蔚。詎料劉基炎起了歹念，悄悄的將這批械彈

改運到登州。事為戴傳賢所知，他深以藍軍北伐出於孫中山先生的命令，唯恐劉基炎吞沒軍火貽誤戎機，便假託一個理由，邀劉基炎到海容艦上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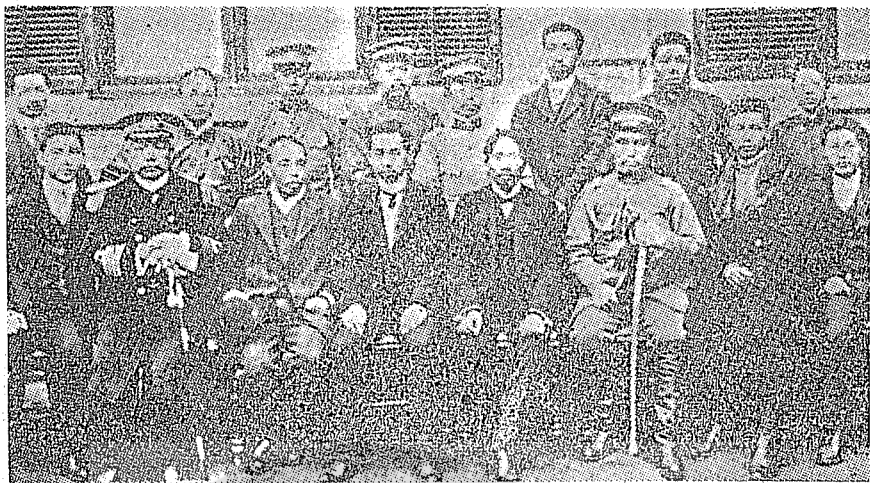
劉基炎還以為他的陰謀不致外洩，對於身為文人的交通部長戴傳賢的邀約，不疑有他。他坦然的到海容艦上赴會。戴傳賢早已有備，他和關外部督府外交部長彭漢懷，等劉基炎一登上海容艦，便亮出了手鎗，把大驚失色的劉基炎，押進艦上的一個小房間。當面揭破他的陰謀，勒令他吞沒的械彈交出來。劉基炎是一名桓桓武夫，但他却已被兩位文士制住，無可奈何，只好應允將吞沒的械彈吐出半數。

戴傳賢請彭漢懷跟劉基炎到登州去接收軍械，他自己折回烟台去會猶仍蒙在鼓裏的藍天蔚。劉基炎氣為之奪，他把一半軍械交了出來。自此，雲集烟台的民軍聲勢大振，正要跨海北征，直薄奉天。清廷見大勢已去，隆裕太后決定叫宣統兒皇帝退位了。烟台風雲，實應列為中華民國立國史上重要的一頁。

清帝退位詔下，南北議和，孫中山先生功成身退，辭臨時總統職，舉遜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以代。袁世凱尚未接事，搶先下令取消關外部督，解散關外部督府駐大連，駐烟台的各級機關。藍天蔚宣告下野，交通部長戴傳賢，也惘然的折返南京。

臨時參議院秉承孫中山先生意旨，推袁世凱繼任臨時總統，不過先決條件為定南京為國都。袁世凱先則應允南下就職，孫中山先生以教

育總長蔡元培為歡迎專使，外次長魏宸組、海軍顧問劉冠雄、參謀次長鈕永建、法制局長宋教



戴傳賢（後排左起第一人）任迎袁專使團歡迎員，與蔡元培（前排左起第一人）汪兆銘、第二人劉冠雄，第五人蔡元培）等合影。

仁、陸軍部軍需官曾昭文，步兵第三十一團團長黃愷元、湖北軍政府外交司長王正廷、前議和參贊汪兆銘、前關外部督府交通部長戴傳賢八人為歡迎員，由袁世凱所指定的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陪同，由南京北上，赴北京迎袁南下。

由此一任命可見 孫中山先生對新進同志戴傳賢的重視。可是，時至今日，連同羅家倫主編的「國父年譜初稿」在內，當代史乘，記載民元北上迎袁八位歡迎員，都只有七位，唯獨漏列了一個戴傳賢。

誣他暗殺袁唐熊章

戴傳賢記得很清楚，一位歡迎專使和八位歡迎員抵達北京後，袁世凱立即熱烈接待，他和九位南來代表親切交談，溢美之詞不絕於耳，尤其對於九位代表的往事與經歷，歷歷如數家珍。祇這一點業已引起戴傳賢的滿腹疑雲。談笑中，忽然又有一位北洋軍官闖了進來，和袁世凱交頭接耳，竊竊私語，然後敬禮退下。這時候，縱使袁世凱不動聲色，臉上毫無表情。二十三歲的戴傳賢冷眼旁觀，對於袁世凱的虛偽做作已經相當的厭煩，尤其警覺他很可能會有異圖。只是光憑自己的觀察所得，又不便向同行袁袁諸公明說。他祇好漏夜離開北京，獨自一人到了天津。果然，就在他抵達天津的時候，傳來了北京兵變，焚燒劫掠的噩耗。戴傳賢聞訊迅速南下，寫文章揭穿袁世凱的奸詐；他無意離開他的勢力範圍區，自北京南來南京就職，所以他一手導演北京兵變，

釀成縱火流血事件，再以北方秩序未復，他必須留在北京鎮壓為詞，將袁世凱入南京就職的協議推翻。

這是袁世凱獍面自首度被揭穿於國人之前，以及北京兵變真相的初次揭發，就為了這一件事，袁世凱將戴傳賢恨之入骨。

早在迎袁國北上的行程之中，戴傳賢和宋教仁、蔡元培、李煜瀛等，一致發起組織社會改良會。後來戴傳賢自北京折返上海，繼續主持民權報，他便不斷撰文發抒「社會改良會」的宗旨和主張，又曾將他的舊作：「都市罪惡論」，重新披露一遍。同時他還申論：政治為國民公共之政治，法律為國民公共之法律，國家為國民公共之國家。戴傳賢更強調的說：

「……女子同為國民，其參政權之要求，無反對之理由。其力持反對者，必為無世界之眼光，而其心理亦非人類應有之心理。但以今日女子，識字者不過百分之一；能作書者不過千分之一；有普通學程者則萬分之一亦無之。果實行參政，則議會之腐敗可想。故主張先從男女教育平等入手。實行男女同等教育之時，即為新國民男女平等之日，則參政權男子決不能壟斷。」

以上為戴傳賢當年發表言論之大概，一般說來，他頗能切中時弊，執兩用中，於實際狀況殊為適合而努力，充其量只能說是溫和的漸進派。然而，正由於袁世凱繼任臨時總統後，大權在握，亟於清除異己，首先便因私忿難忍，拿戴傳賢「開刀祭旗」，作了犧牲品。元年五月二十二日，突然有租界巡捕闖進戴傳賢的民權報辦公室裏

，手裏拿着一紙拘票，聲聲冷笑的說：「啫啫啫，你看見了沒有，這張拘票上，寫的是什麼？」

戴傳賢定睛看時，但見那張拘票上寫的是——

「戴天仇鼓吹閱報者殺袁、唐、熊、章。應即予逮捕嚴究！」

拘票上所謂的袁唐熊章。袁是陰謀竊國的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唐是爲虎作倀，甘爲袁世凱利用的國務總理唐紹儀。熊是湖南鳳凰廳人，唐紹儀內閣中的第一要角財政總長熊希齡。章呢，那便是夙有「瘋子」之命，以書生從政復以瘋狂壞政，一度神經大發，對中山先生詆毀杯葛，屢誤大事的章太炎（炳麟）。

戴傳賢指着那張拘票，質問捕房巡捕道：

「這就奇怪了，我住在租界裏，既沒有妨礙租界的治安，又不曾犯法，爲什麼要拘捕我呢？」

巡捕也鬧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說：

「你犯的什麼法，都寫在拘票上了。」

戴傳賢振振有詞的說：

「拘票上寫的什麼鼓吹閱報者殺袁唐熊章，這算是什麼罪狀？何況，袁唐熊章都不住在上海租界，你們又憑什麼抓我？」

巡捕大不耐煩的說：

「有話到捕房裏去講，好嗎？」

租界下獄聖詩催眠

戴傳賢心想「來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

去就去吧。正要起身跟着那位巡捕走，巡捕又問：「哦，對了，你們報館有沒有一個叫陳華的？」

戴傳賢答道：

「我們報館沒有叫陳華的這個人，我寫文章，我自己負責。」

巡捕再問：

「你們的發行人是那一位？」

戴傳賢失聲笑了，他說：

「你們是執法的，應該懂得，你帶來的這張拘票上，並未列有本報的發行人，怎麼可以牽扯毫無關係的第三者呢？」

巡捕語塞，只好把戴傳賢一個人帶到了捕房，他向獄吏脫帽爲禮，很有禮貌的問：

「我這個案子，原告是那一位？和租界捕房有什麼關係？租界捕房是否有這個權責，代中國政府在租界裏濫捕無辜？」

連續三問，問得獄吏瞠目結舌，啞口無言。

祇好故作充耳不聞，一疊聲命戴傳賢將身上所攜帶的物品繳出，掛錶、名片、圖章、鉛幣，全歸獄吏暫時保管。辦完這個手續，方將戴傳賢領入一間暗室，戴傳賢還想抗議，終乃欲言又止，他只是自言自語的說：

「今日方知獄吏尊，今日益知專制苦！」

把戴傳賢推進了囚室，獄吏鎖上室門，逕自走了。戴傳賢放眼一看，囚室半明半暗，但覺陰氣逼人。室中已有兩名囚犯，看是戴傳賢進門，都站起身來看他，一見戴傳賢西裝革履，衣冠楚楚，兩名囚犯一致笑了起來，問戴傳賢道：

「先生，像你這樣的人物，怎麼也會到這種地方來了呢？」

戴傳賢正滿懷悲憤與悵悶，他使用自嘲的口腔答道：

「倉頡造字累我，鴉片條約病我，更進一步的說：又有階級制度苦我，強弱關係害我。我識字，我住租界，我不做官，我是中國人！有這種種原因，我就到這裏來了。」

兩名囚犯，也是智識份子。聽了戴傳賢的話，不禁感慨萬千的說：

「唉！官吏橫行霸道，租界欺軟怕硬，這成了什麼世界啊！」

戴傳賢便雙手合什，一臉虔誠的說：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不空，我不成佛，己身不淨，不證菩提。南無阿彌陀佛！」

正和同室難友相與慨嘆，門外人聲雜沓，原來是戴傳賢的幾位好友，得到「民權報」同事的通知，趕到捕房來探視。他們問明白了案由，安慰了他幾句，又忙着分頭設法，營救戴傳賢出獄。

第一批好友方告離去，第二批、第三批，紛至沓來，殷殷慰問，還帶了不少各色食品，殷勤懇切，勝於平日數倍，一直到接見時間早過，方在獄吏的催促之下散去。

時已深夜了，兩位難友勸他早些安歇，可是戴傳賢被朋友們深摯的情意所感動，他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有一位難友使用英文給他唱聖詩，藉以平靜他激動的情緒。聖歌一首又一首的唱下

去，由高亢蒼涼，而低沉柔弱，感受力極強的戴傳賢，激動的情緒果然漸次平復了，他正待沉沉入夢，驀的，又聽到獄吏在高喊：

「戴傳賢，起來！有人來看你。」

下地獄的是好主筆

喃喃自語的說：「這麼晚了，還會有誰來看我呢？」起床下地，走到門上鐵孔大小的窗口往外一看，赫然竟是他的新婚夫人鈕有恆。

戴傳賢有點緊張，他深恐愛妻眼見他落到這步境地，會得失聲而哭，或者追根究底的細問案情，那麼他就不知如何撫慰，如何回答是好了？然而，鈕有恆走近窗口，却祇簡短有力的跟他說了幾句話：

「你爲國事下獄，我很安慰。周浩先生不是說嗎？主筆不下地獄，就不是好主筆，我是特地來給你道賀的。」

言訖，轉身便走。留下戴傳賢木立在門內，刺戟動情，滿懷興奮。他在想？這才是我的好妻子，好主筆的好太太。作爲一個革命黨人，他對他的家室之戀，後顧之憂，驟然之間釋懷了。……鈕有恆比戴傳賢大四歲，終其生，他稱她爲姐姐，對她永遠尊敬，永遠熱愛。婚後十二年，戴傳賢曾經爲她寫了一篇「良緣記」，其中就有如下紀實的一段：

「十餘年來，余爲國事奔走無暇日，有恆相余家政，井然有理，其才非常女所及。余得無後顧憂者，賢內助之力。而得此賢內助，則仁丈耕公之賜也。昔人每謂良緣夙定，蓋感於奇遇而云

耳。若余之受知於耕丈，其事殆類小說家言，寧非天下之奇緣耶？至於末俗論婚，輒重身世，途中邂逅，便以子女相許者，今世固未之聞。」

字裏行間，可見他對這一段良緣，感到何等慶幸與自傲。

這一次的鐵窗風味，牢獄之災，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兩天，但却給了戴傳賢很大的啓示，很深的感觸，越發增進了他的胆識與勇氣。次日交保獲釋，固由友好營救，不過戴傳賢精通法律，舌辯滔滔，脚步也站得穩，所以租界當局始終都無法入他於罪。規定的羈押期限一到，也只好將他無罪開釋了。

出獄後，元年八月，他又去了一趟南洋，考察各地政治情況。九月回到上海，適逢 孫中山先生受任全國鐵路督辦，在上海九江路設立鐵路公司，以留德工科博士馬君武爲祕書長，東吳大學法學院長王寵惠博士、名法學家徐謙爲助理、滬上名紳、老革命家宋耀如會計，宋謙齡任外事，華僑領袖林文慶、陸秋傑、杜秋山任顧問。後來黃興解南京留守職，也曾任鐵路公司任過副總經理。

中山先生在上海創設鐵路公司，一面積極推行鐵路建設，一面也以此作爲孫中山先生的治事之所。所以他很需要一位司文墨筆札的中文機要祕書。實則像這樣的人才，在國民黨同志之中，及 中山先生的左右，堪謂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可是 中山先生別具慧眼，偏偏將這一項重要職務昇予年僅二十三歲的戴傳賢，自此戴傳賢便乘新聞而從政，成爲中山先生的重要助手之一。

孫中山先生和戴傳賢同樣的每天準時上班，準時退公。上午八點鐘到公司後，第一件事便是由 中山先生口述，戴傳賢筆記，錄下中山先生的「建國之道」。他們曾以三個多月的時間，合作完成兩部重要的著作：「民國政治綱領」，和「錢幣改革要義」。

早在日本留學時，戴傳賢對於戲劇，便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留日學生曾有一個「春柳社」的組織，那是我國話劇的鼻祖。戴傳賢便常常到春柳社去，幫他們改改劇本，提供提供意見。民國元年在上海，利用閑暇，一時興之所起，編了一個平生唯一的劇本，準備在上海經常演出新劇的「新舞台」公演，劇本極富愛國意識，演員多達六七十人。黨國元老吳敬恆、沈縷雲也與高采烈的要和戴傳賢一道粉墨登場。挑角色的時候，吳敬恆要演「小熱昏」。戴傳賢則鄭重其事唯恐演不好，特地挑了一個本行角色「新聞記者」。因爲六七十位演員之中唯有吳、沈、戴三位黨國要人，開國元勳是外行，他很怕臨時鬧出笑話來。

演話劇無語下台來

臨上演之前，戴傳賢花了兩三天時間，忘寤廢食的讀劇本，他已能將台詞背得滾瓜爛熟。可是，公演之日一到後台，心中竟會莫名其妙發起慌來，而且一發慌就把台詞給忘了。於是戴傳賢便一邊化裝，一邊再唸，好不容易又勾起了記憶。可是，當他到上場門後一站，心中儘在告誡自己：千萬別鬧笑話。臨到該他上場，却又遲遲的不敢邁步。導演一着急，猛力的把他往門

外一推，低聲說道：

「還不快上！」

戴傳賢被導演一掌推到了舞台上，眼前燈光驟亮，瞷一眼台下，全是黑壓壓的觀眾。這下更着慌，一時之間，連自己該說什麼，該做什麼，演的是什麼角色，全給忘了個精光。台上急煞，台下鬨堂，戴傳賢祇好橫跨舞台，從下場門下去。

由於這一次失敗的經驗，往後戴傳賢便經常告誡他的部屬和後輩，普天之下無易事，尤其不是門外漢所可輕易嘗試的。

二年（一九一三）二月十一日，孫中山先生赴日考察鐵路，並與日本各地工商鉅子，研究開發中國實業計劃，由戴傳賢擔任侍從秘書，歷訪長崎、神戶、大阪、東京、橫濱各地，訪問、交涉、講演、酬酢，幾於無日或虛，非常的忙碌緊張。又曾與日本軍國主義領袖桂太郎，兩度密談，獲得桂太郎的支持保證，桂太郎對孫中山先生披心瀝膽的說：

「現在中國之境遇如此，國力又不堪用，先生之羽翼又未成。以予所見，袁世凱終於非民國忠實政治家，終為民國之敵。然今日與之爭，殊無益而有損。如先生所言，以全力造成中國鐵道幹線，此實最要之企圖。先生便可再起執政權，予必以全力助先生。」

然而，督台併韓勝俄，三度組閣的桂太郎，却在孫中山先生率戴傳賢返國不久後即告病逝。中山先生曾對戴傳賢太息的說：

「日本今後更無足與共天下事之政治家矣！」

東方大局之轉變，更無可望於日本者矣！」

三月二十日，袁世凱遣人刺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於上海，中山先生至為震悼。二十五日即攜戴傳賢返抵上海，策劃討袁。癸丑二次革命之役興，討袁戰役爆發，戴傳賢奉國父命奔走於京滬之間。未幾，江西討袁軍敗，七月二十九日，南京討袁軍生變，黃興被迫離京。戴傳賢却在這危疑震撼，千鈞一髮之際，潛入南京，冒險糾集第一、第八兩師的中級幹部，企圖再舉。不幸機密洩，反革命部隊大舉包圍戴傳賢的住處，浮橋下由日本人所經營的寶來館，聲勢汹汹，必欲得戴傳賢而甘心。

戴傳賢剛好從外面回來，他眼見搜捕他的反革命部隊，將一座寶來館，圍得水洩不通，自己想要退縮，已經來不及了。於是，便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無畏精神，通過敵軍包圍，昂然直入。戴傳賢裝日本人，說日本話，進入寶來館後，挾一名日本妓女雙雙再出，居然奇跡般的逃過了這一關。

南京舉兵討袁，一敗再敗，戴傳賢便又自上海北航，再到東北，冀能聚集他的舊日所部，組織成軍，從東北打到北京去，推翻袁世凱的專制獨裁政權，這一項壯舉終因國內各地討袁軍事相繼失利，二次革命乃成曇花一現之局。戴傳賢在東北欲振乏力，鼓翼難飛，他祇好黯然的再回上海。

可是，戴傳賢回到上海時，中山先生已偕胡漢民抵台灣，轉東京，繼續策劃討袁。戴傳賢便趕赴東京會合，繼續擔任中山先生的機要秘書，以迄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逝

世之日為止。

張作霖年年要通緝

二次革命全盤失敗，袁世凱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在全國各地，濫施殺戮，從此造成北洋軍閥宰制全國的恐怖黑暗世界。國民黨各省同志流亡日本者與日俱增。孫中山先生為安頓同志，積極訓練幹部，乃在民國二年底，一連創設了兩個教育機構。其一是在東京郊外的大森，設立一個軍事研習所，為選就日本私人不得與辦軍事教育之法令，對外名為「浩然廬」。這一個浩然廬吸收了不少優秀人才。可惜的是，不久即因研製炸彈，失慎爆炸，機密洩，不得不宣告結束。

其二則為設在東京神田錦町的法政學校，由中山先生和黃興共同創立，聘日人寺尾亨博士為校長。中山先生希望這個法政學校能夠成為旅日同志進德修業的學府。

由於中山先生對法政學校的寄望殊殷，這一所學校的教授、講師，都是極一時之選，無一不是日本學術界的權威。因此，中山先生派戴傳賢和股汝驥到該校去擔任翻譯。這一個法政學校一共辦了兩期，第一期學生在民國五年畢業，第二期則在民國六年。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甲寅，戴傳賢二十五歲了，他仍隨侍中山先生，住在日本，除了法政學校的例常工作之外，更重要的一項歷史性的重大任務是：襄助中山先生，將國民黨改為中華革命黨。

在這一年上，戴傳賢夫人鈕有恆女士亦自上海抵達日本，和戴傳賢團聚。

三年五月起，國民黨開始出版「民國雜誌」，一月一期，由戴傳賢擔任總編輯，除此以外，戴傳賢仍與陳英士通力合作，繼續東北革命壯舉。三年他曾和陳英士去過一趟東北，在大連設立了國民黨機關部，負責推動東三省革命。

民國以後，由於張作霖勢力的崛起，東三省漸漸成爲一個特殊化的地區，但是中山先生高瞻遠矚，對於東北，始終寄予密切注意。他委任陳英士爲東北革命運動最高負責人，戴傳賢副之。

編輯報告

△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欣逢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紀念，中外特載旅港學人，名史學家羅香林教授「國父在與中會時代的言論」一文，其中史料及圖片極爲珍貴，羅教授爲研究國父生平之權威學者，近著「國父在香港的歷史遺迹」一書，風行海內外，本文即其中重要之一篇。

△費雲文先生爲這一期中外特撰「戴雨農與現代警察」一文，寫出了戴笠將軍卓越事功的另一面，原來戴笠將軍和我國警界淵源很深，早在民國二十一年，即已兼任杭州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費先生的大作廣徵博引，趣味雋

。其後陳英士遇刺，這一項工作便由戴傳賢主持。國民黨東三省機關部曾經建立了將近三十個革命團體，分佈東三省各地，使稍後宰制全東三省的奉系軍閥頭子張作霖，頗爲畏忌。東三省每年多防，都要下一次懸賞通緝戴傳賢的命令。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在東京的孫中山先生，每天早晨都要攤開歐洲詳細地圖，就報紙上的戰訊，研究雙方攻守趨向，據以推測勝負，居然百無一失，使戴傳賢對中山先生的軍事才略，衷心佩服，同時也給戴傳賢增進了許多軍事的智識。

廣告

永，尤富史料價值。
△名經濟學家台大教授王作榮先生，針對當前經濟情況，特撰「經濟危機與對策」一文，詳加分析，這是一篇人人必讀，讀之必定有益的佳作。

△千國勳先生的力行社復興社史話，越寫越見精采，中外雜誌特以更多的篇幅來加以連載，本期干先生寫「抗戰前夕的統一運動」內容包括軍委會政訓班，華北宣傳總隊，江西剿匪以及別動隊之入川，珍聞秘笈，令人嘆爲觀止。

△戴傳賢先生是近代中國一位卓越的政治

當德法兩國，在第一次大戰中開始了人類史上的第一次空戰，中山先生立即表示重視，及至德國齊柏林飛機問世，孫中山先生便斷然的對戴傳賢說：

「將來世界上無論爲軍事、交通、學術、經濟，俱將以航空爲唯一利器。以我國面積之大，交通之難，各地政情民俗之殊異，更非藉航空之助，不足以促成統一。」

因此孫中山先生乃在日本創設航空學校，訓練有志於航空的青年同志，並且選拔成績較佳的兩三位，送到美國去深造。（未完待續）

家，一生事跡，充滿傳奇色彩，出現在王成聖教授的筆下，大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之概。

△劉昌博先生的「功夫大使」，多采多姿，花團錦簇。本期他寫絲藝團到烏拉圭、巴拉圭兩國演出的經過，兼及兩國風土人情，是最引人入勝的報導，也是不可多得的遊記。

△章君毅先生的「衆家老關黃金榮」，這一期續寫黃金榮在上海法租界所參與偵破的一件驚天動地政治謀殺案，民國二年宋教仁被刺，如何破案，如何緝凶，既生動而又曲折，使衆家老關黃金榮一文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本期又因稿擠，原預定在本期刊出的佳作多篇，不得已再延至下期，敬請作家及讀者鑒諒。